

# 成名与成家

俞晓群

人民出版社“中国出版家丛书”，从2014年开始陆续面世。前几天刚刚收到最新一批样书，汇集起来，已经出版的人物包括：巴金、陆费逵、赵家璧、章锡琛、郑振铎、叶圣陶、张元济、邹韬奋、陈原、邵洵美、舒新城、王云五、徐伯昕、王伯祥、曹辛之、陈翰伯、金灿然、罗竹峰。近一段时间，它们已经成为我的案头书，时常学习、翻检、核对或评点，整体印象，不敢说执笔者水准整齐划一，但我目光所及，这已经是近年来，一套很好的行业名家传记丛书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联想到这些年出版大书、套书不少，不断有人掀起盛世修典、推举百佳一类应景活动。与这套书比较，他们的追求实在有所不同。应该说，为百年出版英才树碑立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大背景说，它需要有时代的铺垫，诸如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都是组建丛书的重要基础。40年改革开放，这些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常识，让我们自然遵守，其实不然。说起来我也是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撰写了《中国出版家·王云五》，因此了解这套丛书的创意、初衷和启动等组织过程；尤其是在处理书稿时，思想的交锋时时都在。诸如：某某人物能列入吗？你为什么要为那些人涂脂抹粉呢？……

许多时候，我会无言。只是更能理解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以及一个族群能够生生不息，能够在世界上树立自信与尊严的艰巨性。更应该感谢丛书组织者暨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精神，他们老老实实做选题研究，老老实实为中国百年出版史积累资源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

其二，归结起来，这套丛书收录出版家，有三项原则：一是时间切割，以20世纪的人物为界；二是人物遴选，只收入已经过世的人物；三是贡献的评定。如果说出版传记丛书，上述前两项是硬性标准的话，那么第三项标准就属于软性的了。其性虽软，但此处最见功

力，问题也往往出在这里。比如决定收入或汰除一个人的根据是什么？是政治性、思想性、进步性、独立性，还是地位、资产、经营、财富？或者再单纯一些，预设标准，评判他是好人或坏人？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他的文化追求与贡献。

本书正是落脚在文化基点之上，因此有了包容性和历史视野，有了突破时代禁锢的眼光和勇气，也有了高明的、不同以往的选人标准：有传承如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有扩展如巴金、叶圣陶，有突破如王云五、邵洵美，有深入如徐伯昕、王伯祥，有延伸如陈翰伯、陈原……与此前的相关研究比较，这套书在这些原则上做得好，是树立丛书品质的第一基础。

其三，在写作约定上，组织者的正向原则，如坚持严肃的史学研究；坚持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不能随意拔高或矮化；坚持仅为出版家立传，不言及其他社会活动的限定。应该说，这样的约束保证了丛书立项的可行性，但并未达到史官秉笔直书的理想境界。我自认为，这已经很好了。尤其是它的反向原则，约定我们的著作，不是普通传记、不是教科书，不是学术专著，不是历史八卦，不是立志鸡汤，不是完人圣人。凡此种种，未必完全是编委会的意见，而是我参与写作时的理解，也可能是我的曲解。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即所谓“成名成家”。曾几何时，它不是一个好词，常与个人主义、沽名钓誉等坏思想相连带。其实这有些说不通，不然许多大人物盖棺定论时，为何要冠上一串某某家的赞词呢？由此我又想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几个与此相关的概念，如：名、家、成名、成家、名家，等等。它们语义彼此交融连带，含义不尽相同，却有启发性。在此不妨分别道来：

名：《辞源》中列出的寓意很多，有称号、姓名、文字、名誉、称说、大、目上眉睫之间，还

有老庄之名、孔儒之正名，等等。此处针对传记，说的是名誉，如《孙子·地形》：“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为人树碑立传，基础正是他的名誉。当然仅有传主的名誉还不够，执笔者水平非常重要，司马迁作《太史公书》，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自有他的道理。

名人或名士：《吕氏春秋·劝学》：“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又见《吕氏春秋·尊师》：“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此二句的落脚点，都在一个“学”字之上。由此可言，要想成为名人，首先应该是一位学问家。但学问只是充分条件，学成之后能否成名，还要看业绩和造化，更要看道德。如《周易·系辞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又如张元济那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他将读书与积德对应，把二者看得同样重要。

家：它的词义也很多，如家族、夫家、妇家、安家、士大夫采地、归依、家离、自称等。此处是说有专长的人，如《汉书·艺文志》：“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此中“数家”，正是指有《易》学专长的人。附言：专长是一个中性词，可好可坏，还可以兼而有之，比如冠定一个人物，说他既是学问家又是阴谋家云云，好坏并存一身人，并不鲜见。

名家：这里不是指诸子百家中的名家，也不是指名门一类，而是指有专长而自成一家的人。如《汉书·艺文志》：“传《齐论》者……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萇、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此处名家与专家类同，对照“中国出版家丛书”中人物，学问家大多够格，兼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所谓手执“两支笔”，却未见得整齐。

成名：有命名、盛名等词义，其中成与盛是通假字。有两个词义符合此处论说：一是

旧时科举中式叫成名，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还有唐代罗隐有《偶题》诗句：“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再一是树立名声，如《论语·子罕》：“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注意，《论语》中的那句话，是说有人评价孔子知识广博而无专长，孔子听到后说：“那我干什么呢？驾车？射箭？我还是驾车吧。”这倒让我想到两点，一是有人喜欢将孔子奉为编辑的先师，二是有人称编辑为杂家。孔子是圣人，不必多言；杂家一词古已有之，《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如今转用，总觉得有诸多不妥，比如一个行业的人，岂能都成家了？王云五说，好编辑像一个善于配菜的厨师或服务生；沈昌文说，编辑就是打杂的。这样的界定，似乎更让人轻松。

成家：词义有成立家室、娶妻、安家一类，此处讲的却是成为专家。专家是指某种学艺有专长的人。撰写《宋书》的大学问家沈约，他在编纂史书、校勘典籍方面，称得上是编辑的祖师了。他却说：“臣乞不博古，学谢专家。”（见《初学记》十二、《到著作省表》）如此谦逊的态度，足以让同道大为汗颜。那么何种人才称得上专家呢？

北齐时有一位狂人杜弼，他很有学问，精于玄理，注释《庄子·惠施篇》和《周易·系辞传》，汇编成书《新主义苑》，流行于世。杜弼是一位专家，据《北齐书·杜弼传》记载，他曾在一次上书中写道：“卿才识优恰，业尚通远，息栖儒门，驰骋玄肆，既启专家之学，且畅释老之言。”果然傲视天下，才气逼人。但《北史·杜弼传》说他：“性质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十年夏，上因饮酒，积其愆失，遣使就州斩之。寻悔，驛追不及。”“呵呵，专家又如何呢？只是因为过于耿直，竟然被皇帝酒醉错斩了。看来性格和社会环境也很重要，或曰成名成家难，做人更难。

# 有选择地阅读

贾登荣

推销某种产品，就故意撰写出违反科学常识的书，来误导读者，蒙骗读者；还有宣扬伪科学的书，经常出版一些诸如散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某年某月会发生毁灭性灾难”之类的书，少数文化程度不高、头脑简单的人读过之后，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还有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书，否定民族的奋斗历程，否定国家的发展道路，让读者陷入迷雾之中，从而失去家国情怀，对前途、命运产生悲观情绪。

作家叶永烈在总结自己读书的经验时说：“读高尚的书，是在与高尚的人谈话。这样的谈话，在不知不觉中，使你变得高尚起来。书在潜移默化之中升华你的灵魂，增加你的知识，开阔你的眼界，提高你的才干。”从叶永烈的现身说法中可以看出，读书，要读高尚的书。高尚的书，可以升华人的灵魂，增加人的知

识，开阔人的眼界，提高人的才干，才能让你鼓满风帆、信心百倍地迎接人生挑战。浏览众多的图书，你就会发现，宣扬低级趣味的图书，不时出现；鼓吹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图书，也常常存在。这样的书是精神鸦片，一旦读了，人会变得萎靡不振，缺乏进取心、上进心，甚至会走上迷途，断送自己的青春与理想。所以，读书，一定要选择高尚的书。

当然，读书，更重要的是要读那些经典的书。何谓经典呢？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指出，“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以自己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的发现的

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从卡尔维诺对于经典的认知中可以看出，经典的书，可以说是经过岁月的千淘万漉沉淀下来的书，是内容真实高尚的书，人们不会只阅读一遍就丢弃在一边，而是要反反复复、不断阅读的书；经典的书读过之后，会在人的脑海中留下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经典的书，还是常常常新，可以不断从中得到启示、有所收获的书。

一个人只要心无旁骛地读一些“真实的书、高尚的书、经典的书”，书中洋溢的科学精神、智慧光芒、高雅意趣，定会开阔你的视野，养就你的正气，陶冶你的情操，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你在生活中少犯错误，活出人生的精彩，成就人生的事业，书写人生的辉煌。

# 在改革中走进“不惑”的小岗村

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隆重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其中，有这样一个名字比较特殊——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格说，这不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名农民。40年前他们签下一纸“秘密契约”，奠定了小岗村作为我国农村改革主要发祥地和中国改革标志的历史地位。近日，安徽作家贾鸿彬创作的《小岗村40年》，就是专为小岗村而著的一部“村史”。实际上，这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书，因为它采用了纪实文学的写法。可以说，这既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作的“史记”，也是一部可读耐读的人物“传记”。

这一年翻了不少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著作，学术研究类居多，倒是手头这部《小岗村40年》显得有些特别。49万字的厚厚一本书，只讲一个农村的故事，主要靠实地采访完成。40年，小岗村有过辉煌也有过落寞，但小岗精神始终没有隐退。正是凭着这股敢闯敢干的劲头，小岗村在改革发展中逐渐走向“不惑”。

## 描摹一个个普通人的生烟岁月

大多数人也许只记得上中学时历史书提到过小岗村，却已经记不清楚是怎样记载的。找来现在使用的人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教材查看，关于小岗村的描述是这样的：1978年11月的一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名农民郑重地签下一份“契约”，尝试“大包干”的做法。这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广大农村迅速推开，小岗村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我想，这些年教材虽几经修订，但大同小异。可以说，小岗村因载入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家喻户晓，然而几句高度概括，也将小岗村抽象成一个符号，定格在40年前的那个夜晚。

我们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谁？是一个置身于具体历史事件中并以其具体操作推动历史进步的人。可是，这样的普通人实在太多，哪怕只是这18个人的名字，也难以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被忽略不计。

所幸，《小岗村40年》把聚光灯打到这些普通人身上。1978年，小岗村有20户115人。11月24日晚饭后，小岗村全队社员悄悄来到严立华家，一家一个户主，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3户队干部，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关友申、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美昌、严付昌、严家齐、严国品15户社员。为什么还差两户代表？因为严国昌、关友德外出讨饭还没回来。当时，梨园公社是最穷的公社，小岗村则是穷社中最突出的穷村。外流要饭现象不过是整个凤阳县的一个缩影。

就在这晚，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一张

白纸上写下这段影响历史的约定：“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剝（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

本书作者用了整整14个月，数十次走进小岗村，采访了100多个人物，重点描摹了50多个人物40年来的生活断面。走进他们的人生烟月，我们才得以身临其境地与小岗村一同走过40年，真切感受着它的成长与成功。

## 三条线索交织而成的历史画面

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时间节点写这样一个热门话题，如何写得更好？

从表面上看，全书尽管几乎每小节都以人物命名，看似松散，实则有三条线索内在交织，从而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改革线。小岗村最重要的意义是改革。40年前，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契合了时代要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一直写到2018年新任第一书记李锦柱的前年后，改革是小岗村的基因和底色，全书的人物选择、故事取舍，都与改革有关。

家族线。小岗村作为传统的中国乡村，宗族情结浓重，家族史就是村落史。尤其是“红手印家族”命运40年的起伏跌宕，是小岗村无法分割的历史。“红手印家族”第一代都是普通农民，而非非什么“先知先觉”，只是想吃得饱饭，穷则思变，才自发地偷偷试验“包干到户”。之后，他们继续守着土地，人生轨迹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第二代没有因为父辈按红手印的光环而享受到什么特殊待遇，但较之父辈，风景已颇为不同。第三代选择和发展更为多样，气息与先辈们大有不同。比如严艳，如今就职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越南汉学，不可谓不专；严家亮，在城市里创业开诊所……三代人的生烟烟月，各有各的意趣和境遇。

发展线。小岗村40年是发展的4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人走出去了，活跃在全国各地，反映出小岗在中国；许多人走进来了，和

小岗共生共荣，折射出中国在小岗。这使小岗村远远超越了她原本的乡村意义。

这三条线索交织，把小岗村40年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 从历史深处延伸向未来的逐梦

讲小岗村，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沈浩。一顿饭、一条路、一张纸、一座桥、一扇窗、一根拐杖、一桶油、一封信……采掘沈浩在小岗村任职6年的感人故事。如果没有沈浩，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小岗村又归于平凡。可正是沈浩在任的那些年，小岗村有了新理念，从本质上发生了新变化。原本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庄，逐渐变成一个充满现代城镇气息的社区。在很多村庄不可避免地“空心化”的今天，小岗村别有一番景象。

新时代改革开放有了新气象，新时代小岗人也有新的梦想。

1986年出生的徐家有就是其中一个。他14岁那年就跟着父亲到外地，在电动车行业打拼，发展得不错。2007年3月，沈浩给徐家有打电话，劝说他返乡创业，带着乡亲一起致富。5月，沈浩到浙江登门求贤，介绍了家乡的政策和发展思路。于是，当年7月，徐家有从浙江带着120辆电动车的组装配件，回到小岗村做起了生意。组装电动车，做电动车配件，卖电动车电池，做售后服务，零售摩托车，注册品牌做电动三轮车，开汽贸公司，开5S店打造一条龙服务……徐家有不断寻找着新机会。

在接受贾鸿彬采访时，徐家有很有感触地说：“想当年，沈浩书记叫我回来，希望我能把家里人给带好带富起来。现在我算是带好了几个，还想把庄上人都带富起来，就像我们小韩家，变成小岗最富有的庄子。”

走进小岗，认识小岗，思索小岗，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小岗村40年》无疑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个视角：无论是在小岗，还是在异乡，他们都因为小岗，而拥有了小岗人的禀赋，他们的血脉与小岗精神相连，与甘于奉献的沈浩精神相伴，书写了更多的别样人生。

书单

# 你如今看见的日常 来得并不寻常

发现没？一年到头，让人焦虑的，可能不是没赚到钱，也不是没升职，而是——一本书没看！

阅读，是跳脱现实的途径，能让我们在有限的目光之外，获得更宽广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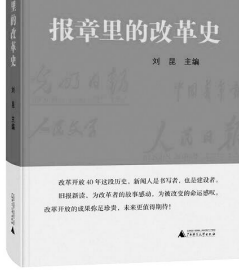
在阅读他人的生活时，我们会尤其关注那些逡巡于平静和尊严之间的人，关注他们在困境中的举棋不定，从而谨慎前行，让自己避开泥潭。

拓宽视界，莫过于重温过往。本期书单所选书目，均着眼于“重温”。《报章里的改革史》是典型的重温作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这激荡的40年，既有喜悦，也有遗憾。这些，都能在《报章里的改革史》中探寻缩影。而重温，正是为了理解改革的艰难与不易，正如本书的主编刘昆所说：“你如今看见的日常，来得并不寻常。”

天才总会让我们着迷。在传记方面，我们选了《罗兰·巴特传》。法国学者蒂费娜·萨莫瓦约详尽地占用一手材料，并在叙事中对众多隐匿的史料档案进行甄别、咀嚼，让读者可以触摸到罗兰·巴特曾经的心跳，并将其脉搏置于那个激进时代的思想交锋中，加以描述记录，从而使罗兰·巴特的个体特质与一个时代的影像风貌得以双重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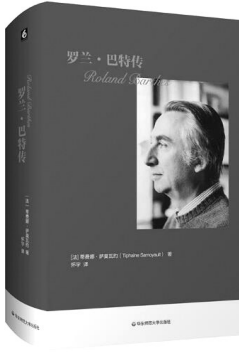
还有一本是梳理美国“都市传说”的《消失的搭车客》，快餐界的油炸鼠、下水道里的野鱼……阅读这103个头皮发麻的故事，你会从中找寻到当代民间叙事的诸多模式和潜在意义。

凛冬已至，捧一杯温暖的茶，读一本暖心的书，这才是最好的冬日时光。 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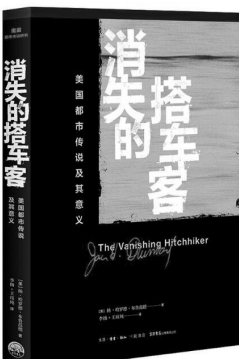
《报章里的改革史》

本书以“旧报新读”的形式，对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改革征程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激荡和转变的典型性的人和事进行解读。全书内容涉及思想解放、经济改革、道德法制、文学艺术等方面，以微观历史层面的人物、故事、场景还原改革开放的行进轨迹，在“新”与“旧”的对比中，让读者看到中国的思想解放、社会转型、文化嬗变，以及未来的走向，也让读者体会到改革的艰难和不易。



《罗兰·巴特传》

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很晚才起。他用打字机打了关于司徒达的文章，随后去布朗·芒托街吃了午饭。下午，他就被一辆小卡车在学院街撞倒在了地上。他继续活了一个月。许多朋友去拜访，他，但已不再与任何人联系。3月26日，他在耶尔医院溘然长逝。著有《作者之死》的罗兰·巴特是法国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他的作品对符号学、结构主义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着深远影响。本书是迄今唯一一部大量披露巴特手稿、照片、史料的翔实传记。



《消失的搭车客》

如今，惊悚恐怖的都市传说层出不穷。其中一则流行甚久的是：肯德基的鸡有四条腿。本书概述了八大类都市传说，对每一类，作者不但从民俗学的视角加以收集、分类和分析，更重要的是进行了结合社会背景的阐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现代都市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文化力量日渐消退，人们总是处在焦灼不安的情绪当中，传说则成为都市人排遣负面情绪的下水道。

